

集部

襄陵文集卷九

宋 許翰 撰

書

上蔡太師書

正月七日具位許某謹齋戒再拜上書於太師相公鈞席伏聞天子哀矜黎庶圖任耆舊起太師於家第授之大政天下幸甚夫天欲雨山川出雲國將施仁士思盡智某不敢隨逐衆人緣飾辭華稱述勲德以為賀慶之

文而深思所以承隆施報厚德者故欲冒進其區區之說以為權衡千鈞之重加之銖兩而移說雖無奇安知不為門下之銖兩也歟故頗少輟論道之暇觀採其要其退居以來六年於此以為忠臣志士身在畎畒不忘天下盖嘗觀之易象条之玄文博以詩書斷以春秋考迹秦漢魏晋以来接於隋唐之統五代分裂治亂之變以至當世風謠輿誦無一不究於心曉然見王道之有不可易者治有為而興亂有為而亡若數一二不可紊

也昔者孟軻氏遊説諸侯而終身不合此其道疑於高遠奇偉難用者也然考其説不過田桑之間雞豚狗彘之事使民不饑不寒以為如是而可以王莊周語道虚荒杳遠出於世表至論天下則曰離於人心其去王也遠矣以是知聖人非不體遠夫體遠故用近也是以其道高明而易知奇偉而易行方今之患在於民饑而奪之食民寒而奪之衣衆庶離心而王業不安則孟軻莊周之言亦可思矣自頃冦興江表建立名號僭竊輿服

犯掠郡縣殺戮官吏使吳越生靈數十百萬肝腦塗地
然尚有可諉者曰遠今既旌旗鉦鼓横行不忌北剽鎮
魏東擾青徐若猶以為盜遠弗憂則非過計者所敢知
也夫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故曰其亡其
亡至於暉光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太師何不引秦漢晉
隋唐之季精為上極言於燕閒密勿之時曰是五季世
大盜始興皆隨撲滅民窮無告相襲而動朝廷議者狃
於前功但務力勝不以德綏法令不變德澤不下官軍

所過剽奪蹦蹂故寇賊攻之於下而軍旅擾之於上人心日去國勢浸絀其極遂至不可復支此在史冊可為寒心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有此患今亦有此何為獨不能與古同惟漢武帝太始征和之間盜起東方幾若秦季而漢獨不亡者以武帝藉文景富厚之業雖變又知悔其所為輪臺之詔喟然悼心還未罷之兵省不急之費封相為富民侯趙過為搜粟都尉而後流亡稍還屯結益散自秦以下五六君者不變而亡惟漢武

帝嬖而復昌由此觀之圖而救之正在今日過是恐有不可悔者請得粗陳其方一曰先有司二曰闢言路三曰息兵革四曰節財用五曰澄官吏六曰審法令孔氏之門仲弓蓋可使南面者也而仲尼告之以政必先有司有司奉事守法者也立綱陳紀離倫分類必使各有司存則事不相紊雖使周公復興不能舍此為政周官是也譬如天有躔次地有疆畎人有脉絡於此一亂則三才之功隳矣夫南衙北司此有司之大分也今北司

出擅南衙之權總領庶務則是大分亂也周官寺人皆
隸冢宰今既離局侵官又不聽於冢宰此豈為道也哉
昔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管仲有三歸之家官事
不攝君臣侈靡如是而能卒霸諸侯一匡天下者有司
治也唐姚元崇要説明皇禁輿政者而後乃受相位李
德裕為武宗言政去宰相則不治矣故顧太師先正名
分以尊朝廷使政有在一切庶務斥還有司而後治法
粲然可興起不然是廢躔次而求天文毀疆畎而望地

利壞脉絡而期人和未有能得所欲者也言路之不開久矣故下情不得上通則上澤不得下究薰虚美而蔽實禍非國之福也昔者以周公之政而有不説於召公以孔子之行而有不説於子路何則召公子路之志賢人所守之正也周公孔子之事聖人所達之變也聖賢不相説如此而卒之不失其和者志所祈嚮一也故苟有忠信之心則見有不同議有不合不害相輔而為治苟無忠信之心則言莫予違事莫予咈終當畔去而不

為用方今風俗頽壊賢知遁伏姦諛爭逐貨賄流行人才難得未有若此時者也朝廷若不滌濯瑕纇公聽並觀則人才恐無以充百執事之選故賢知鮮少則忠信無助有志者度非一己所勝則寧取彼而去此言路之所以不開也夫窒隙蹈瑕强諫力爭非大臣事也要在博求天下名節之士員以言責而大臣身為宗使人主朝見一人焉其言如是夕見一人焉其言如是一人忤而斥則一人繼而進如是累起而無所感移則是天也

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在易小畜六四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其在九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六四諫臣之事也九五大臣之節也蓋言六四怫逆不勝上與九五合志而後能卒信於君昔趙烈侯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稱疾不朝番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

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亦有所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蓄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曰歌者田方使擇其善者牛蓄侍烈侯陳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烈侯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按烈侯公仲之事乃與易象符孰謂戰國而無人哉天下之禍莫大於兵自古未有兵革不熄而民可阜安國可治定者也向使太師不去廟堂

必無前日朔方之役借使取之必將有術今既繆戾至此事遂無可奈何於是女真負恃而責報天祚蓄聚以俟時黠羌連謀而膺揚降將專兵而虎視大盜侮國而狙擊此為國長慮卻顧之士所以隕心疾首中夜撫枕而興也方今朔方有變也固已騷動天下窮極民力不足以贍給大費數年之後一有變生橫費百倍將復何以待之蔡邕有言郡縣盜賊方擾何暇復議邊陲故為今計者莫如罷雲中之師脩邊保境今郭藥師既鎮燕

成因使世為折氏以捍女真天祚令中國得以無事繕
兵積財與民休息則冦賊之勢自折此弭兵之要也議
者不顧腹心之安欲營力分之議坐困天下惜此彈丸
之地不忍與人他日或者求而弗與則怨亂並興求而
與之則威德俱廢患且滋衆失亦益大矣此可以意喻
者也古之為天下者損益無常與時偕行因物成方而
已無私焉成王周公守成之法在詩鳧鷖其章句曰爾
酒既多爾殽既嘉言益之時用財之豐也其次章曰爾

酒既酳爾殽伊脯言損之時節事之儉也天地之道損益相濟故雖成周之盛既益以後必受以損法象天地今太師相天子之道變化使民不倦既能與時偕益於前必能與時偕損於後況當此時困敝殺禮蕃樂可也凡是奢麗夸詡不節之費夫何疑而不革三代之隆理大物博天下彌文而大羹元酒猶先設於俎豆之間貴禮之本使世往而知反則雖因時制宜而去道不遠今熙寧元豐之政未易復也要當取以為則以是用財財

必節矣冢宰職在均節財用今財生天地之間固自若也向也裕而今也乏向也均而今也偏矣今觀中都巨室之所藏富於一郡小家之所有多於一邑而田畆閭閻之間頭會箕斂以奉縣官老稚扶攜捐瘠溝壑此用財不均之患也故凡虛下而實上者非壽人腴下而豐上者非壽國春秋之季魯國區區而外事齊晉內隣邾莒玉帛之問師旅之備度其經費數倍大邦哀公嘗患年饑國用不足問於有子有子乃告以損民什二之稅

而為什一使魯遂聽其說而行之則何以能使國不乏事君子之意以為民無可節不足則流亡變亂隨之國雖不足猶可節也周官若穀不足止餘法用而已今放此意約以中制使錫予有度費出有式量功賦食人無叨踰行之數年財必下濟譬之如養生者能虛於心必實於腹能弱於志必强於骨此深根固蔕不死之術也今天下至為乏才然而搢紳溢於朝省無職以任使牒訴壅於吏部無闕以擬注豈止才不勝用也哉則是無

宂姦人徼倖以入官富人賕賂而取位無功而重賞者濫則大吏衆非才而超躐者多則任子繁是以名器日輕冠冕日雜使士大夫窮困失職往往端憂之日多而食禄之日少是以士不自重中人以下化為贓吏攘取黎庶以自封殖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則亦難矣唐姚元崇旣相一日罷斜封官三千員天下不以為政故也顧使司講求所以約損此者而官吏始可澄矣今法之在天下害民者衆仁聖惻然比下手詔訓敕有司務安

元元德至渥也然而吏治不加厚民心不知感此何為也殆有不忍人之心而未盡不忍人之政文已至而實未施焉昔者漢文郤千里馬曰使郡國無求來獻晉武焚雉頭裘不御宋武碎琥珀枕以賜將士周武烈上善殿而焚之破齊見宫室壯麗歸以為周戒陳宣亦焚錦繡於雲龍門示民以質是數君者雖未可言堯舜文武之盛然皆一代興王當時頌聖後世數美未易輕也方今必欲務施仁政之實謂宜詔天下曰朕以國家休寧

守成無事與民同樂祖宗之澤是以有頃者貢奉之司營繕之役比年以来姦宄失馭干戈數興年穀不登民生無聊其暫罷貢奉營繕之事使黎元得以安俗樂業復如前日弛茶鹽抑配之利損田間檢括之租釋郡縣吏口户減耗隱覆之罪使逋負之税得除如令一下此詔而民不回心盜不屏息則其敢執其咎矣不然盜賊之在天下擊之可使暫破赦而無以相生必復起解而無以自存必復合長是將焉窮哉今太師起當天下之

大任四方之人虛己承流觖望至治不及始初清明一大矯革歲月之後變故不熄則必歸咎於用事者是衆已糜爛天下而我適興受其敝也如是寧不為而已矣夫豈不知順流者易持逆立者難安乃有所不得已也方今理勢異於前日事之得失成效立見今逆而為之誠難然歲月之後師旅不告敗倉廪不告乏民無流離盜不干紀聖上游燕之樂未廢於外而泰定之意有加於中任相之效倬然著見則雖有或害之者毀將不入

是難於先而易於後也君臣之間精誠之至相與昭格葢有在辭說之表者今太師正心誠意惘惘懇懇為上力陳民之疾苦道古興亡至仁聞之必將動心詢求所以力變此者斯可以卒其所聞矣此亦天地鬼神所宜陰相者也記曰福者百順之名故名也者福之符也功也者禄之基也故名垂萬世者必有無窮之福功被四海者禄不可為量也某不勝受恩感德之心願賛壽祉者惓惓在此故盡其言而不疑雖然此正議太師若以

為是則行之必有其術易不云乎巽以行權故非知而言之之為難也能行其意使無繫軗則難語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如某蓋徒可與立者至於反經合道權制萬宜要使仁政行於天下斯則已在德度中矣干冒鈞嚴伏地待罪不宣某惶恐再拜

答張宣撫書

某頓首再拜上啟樞密宣撫相公幕下即日伏惟奉揚王靈榮問光大鈞候萬福某自去朝著投老山林繼有

章劾臨於鈎黨用是無由敢脩咫尺之書以自徹聞於
下執事豈謂寛隆折簡詒問以鎮撫其罪戾而焜燿其
幽獨幸則已厚何以堪承拜貺以還惟知震悚國家變
故古昔所無其生有原其究有極賢者可以理推智者
可以識察不待烟塵犯闕生靈塗地而後知也其要有
一言可以盡者則士大夫之爭利是已蓋自祖宗之遺
老殆盡名節日變雰濁相蒙險譎相覆民不見義而日
與姦化風俗大壞累數十年私爾忘公家爾忘國其流

至於將吏不死旗鼓士卒不死行列而禍敗從之方今之勢不塞其原不斷其極雖有堯舜稷契不能救亂興治是故士不變俗則人莫囬心人無易心則天未悔禍今相公以鼎盛之春秋膺非常之寵寄可謂休顯至足無求而能降心踈斥垂光固陋德宇宏裕將無不容此豈非志在建立中道表正衰俗塞亂原而改流斷凶極而更造也哉以是知壯馳兹拜趙簡子而賀其言彼為未足道也甚盛甚盛雖然既蒙眷念敢不以其情言其

平生材無他長知守儒術而已儒術用世曠日持久積微成著治之於其未亂保之於其未危而欲遽施於此救火揚沸日不暇給之時是佩玉長裾而責走趨也今相公擁節萬里必欲急於救世則宜務求管仲樂毅諸葛孔明之才而亟用庶幾有濟如某之樸學無能又重以垂白衰悴託命粥藥豈復有可進用之理自兵興以來冒昧國恩再與大政無所建明卒以罷去試用之效可見不疑頃與相公辱同班列時雖罷曳尚若可勉晚

境歲年不堪屢加違離之後龍鍾頓極憂患久嬰精神耗敗動則中先震悸慮則隨輙遺忘血一妄下動以累月百苦交攻僅存皮骨豈以侵尋七十之年尚不知止貪叨事任以干司冦隳𡚁重而累知言哉伏望相公垂哀枯朽借以半辭使得安其分顧待畫草莽是肉骨而起死也受賜之渥其有窮極相公誠推今日所以施其之心而力行之天下之士不患不至何必某也向風感激伏紙難叙餘祈為世自壽益茂遠業瞀眩茫茫時失

正書死罪維裁幸

答王蕃書

某啓比得周士龍圖手牘具道吾子學術之懿恨未一展信至辱書及遺雜著一編撫覽慰玩如親顏色幸甚某靖康間爭論時事甚衆世所見者攻割地和戎之非追削濫賞一章而已前年舟焚儀貢疏草無復存者然議論既不時施國事日敗至此區區七書復何足惜屬覩所示時議數當人心永懷增慨故聊及此置之尚何

道也頃在北方與荆楚絶未聞宜春先生之姓名不知其業履本末何如人所疏春秋諸説雖未一詣奧境當徽學諱傳之時而能自力如此亦可謂卓爾不羣之士矣學者當務精意於經而已傳皆不可盡信自古有功於春秋者無如三傳然亦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必盡合也漢儒專門各以其傳為師故經卒以不明今宜春之説左氏學也如書文公納幣左氏曰禮則是舍其喪娶逆惡不譏而取其虛文以詔世非經意也譬如人壊

宗廟以便燕寢或見其奠告神主而遷之則書以為禮
是豈知書之體要也哉大抵左氏説經謬誤者衆曲為
作意一二彌縫是矜傳而不宗經也宜春之學則然顧
未見吾子之所祈嚮他日不鄙顧與聞之道以直見不
得以經私於朋友也疾甚倦譚又不能自書幸察

答丞相李伯紀書

某悚息春秋集傳遂跋以名言使菲薄凛然增重幸甚
又蒙戒以深務慎重惇本之意欲使其書垂世莫得瑕

摘懼非區區所能及也至於隱括極難使歸至當則固所夙夜跂聳有望於左右者矣受賜無量頃者元中得其論語法言訓故及乾坤等數篇元中每書論剌必數十條其間相說以解者不啻十九而其時因其言輒有刋定獨論莊子内篇與易乾坤卦相為表裏此其昭然所不疑者而元中深以為非往反洊數終不可合其以是益竒元中之篤誠畢慮不茍於朋友也司馬温公與范景仁神交莫逆至論大樂終身不合此可以為世友朋

之表矣今相公所誨經史闕文謹當佩服因而改之初謂經以一字褒貶而諸儒動以經為謬誤故有脫朝脫日衍日脫王脫人脫名亡事等紛紛蹖駁無可據依惟漢何休頗疑非誤而陸農師一一守經立說顧皆思而未達故其因是說以史之抑又有甚可疑者以為魯史之闕則聖人作經有可無疑於史者如時以有秋冬夏四月之類從而闕之是妄闕也若謂經以秦阨殘缺則三傳傳經乃自先秦以來各有師承不相參稽安得闕

文若合符節此其所以未能無惑者然有一說可以已者與其過而多尤不若過而闕疑斯可耳矣若災異等說則爲尚可申釋春秋書天地之變錯人事之間使人務以義類相求是直鼓宫宫動鼓角角動耳洪範謂之念用庶徵若使非徵而書是則妄也今善歴者推步春秋日食數非止三十六葢經於災異如志人事不盡書也必有爲也而書漢儒災異之說雖不無鑿然能精而求之則亦是在其中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要之災異之占古者卜史之所司也後世卜史而儒學之士言之豈得已哉自歐陽文忠首爲天道不可考知之說非斥漢儒至於荆公遂廢洪範庶徵使人君宴安平世無復觀天存變之意馴至大亂前日者謂賓客言漢世災異陋學何足道於今日甚竊歎恨水冒都城相公憂其變故欲有論刺即得罪去時當國學術害教一至於此以詩志之曰綠衣待史近天墀天事茫茫欲强知水犯都城偶然耳春秋陳說更何施蓋

傷此學之廢也夫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人者必有稽於天而世徒以其感變難知遂廢不講今不相與力救此失則恐春秋洪範之意精微遂泯後生無聞使當孔子作春秋時有今變故則必書水冒城郭於前而志狄圍京師於後其為之傳亦當傅會天人昭以象類無疑也春秋星隕山崩地震之變皆著王道大壞之徵故王道不亡則强霸不興素王不作是以為之感變如此譬如人之父母有子承家而不克遵業將更擇人付

之方其計慮將决之間意象色辭必將傷怛忿怒而不得平此齊晉孔子將興之祥也鄭伯髠頑之卒使非變故則書有常法如宋公佐卒於垂棘不著何以卒何以在垂棘也則但當書鄭伯髠頑卒於鄵耳且志諸侯之會於前而鄭伯道卒其地又相邇此自足見其如會今書如會又書未見諸侯其繁如此譬如天象光芒變常此天之意必有故以示人矣然則傳殆不誣經志弒逆之罪文固多變如晉弒不書趙穿而書趙盾鄭弒不書公

子宋而書歸生楚弑不書棄疾而書比者皆義將有所起也故春秋之法與實録異楚子麇卒以公子比出奔見弑齊侯陽生卒以公會吳伐齊見弑此皆有待傳而後決未如鄭僖之深切著明也如鄭僖之卒使無三傳人必知其有異矣顧傳不詳著僖公不禮子駟之事計駟之忿必有若宋萬衛孫林父者而乘君去故就新國人危疑之際而肆其亂何必無此相公試熟思而決之也當其著此書時無與議者故於其類昭析不盡今承

諄誨當更刪改衍繹使之別白分明以俟再見也前日相望甚邇謂當亟得書疏往反庶卒相與共濟斯文今忽相去萬里豈非天哉集傳此間固舊有本但簡冊太大厚不可攜持後令別作小本亦復易耳前所往書已屬岳倅亟復馳奉左右庶行役倦劇之中可以寓目游心有便信至願復一二發藥使經學復明於世者自吾二人亦不徒生於天地間矣伏紙悢悢某再拜

再答李丞相書

其蒙諭後世山崩地震多矣而復霸統不正素王不興恐其之說難必學者之信其固知其如此而不敢不盡者務究天人之蘊而著其變不計其功也傳曰山有朽壤而崩又曰陽伏而不能出陰廹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故王基壞而山崩國經反而地震此皆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小人朋於上君子鬱於下之感也而其兆變故不一按沙鹿崩國之咎則左氏言之矣記天下之異則公羊氏言之矣而其復見其廢中有興災中有祥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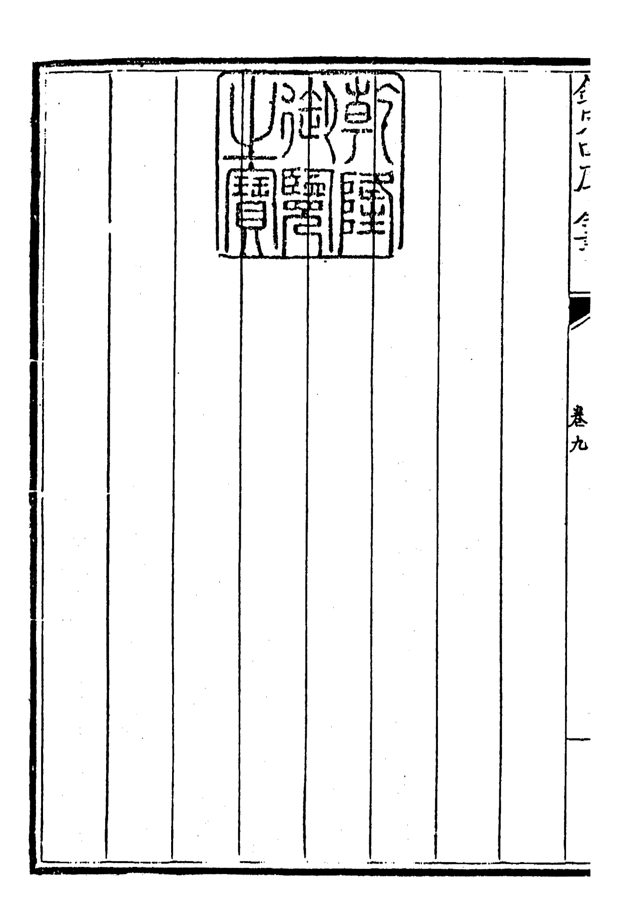
推言其變以補諸傳之遺至於甲午地震亦然今不叅諸衆說倚其一偏而攻之非其所以作集傳之意也齊桓晉文之事及夫孔子之經皆天子之政也天將以是承周而替之山崩地震所以咎周昔士文伯言日食之災而從晉侯曰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今以山崩地震而必春秋之應於人事是猶日食降婁而必魯衛之喪也是故桑穀生朝而中宗興邦鼎雉雊廟而高宗永

命至於後世麒麟鳳凰王者嘉瑞未萃其國而亂亡隨之者有矣蓋所謂同始異終如此學者深觀乎六物之變而參稽民心考引事序明詔官職而災異之說庶乎其可言矣是以君子難之顧相公復思其至有以教之也又讒誣之興震於中外比欣昭雪萬里南旋而少卿自拔北地適復歸奉榮養左丞頃當天下難戡之憂而卒獲人間希有之福豈非忠義精誠之感神明祺祥所佑也哉觀侯踴躍遠邇歎異況在末契祈嚮之素慰忭

何如屬使者至附此稱慶惓惓之勤未究萬一

識别永寧長老宗覺書

世故多艱吾老此生不在北山之北則在南山之南矣飈塵驚起褰袴與襦非從世外之人吾何依焉永寧道場葺於崇巖絶壑之間長老覺公虚其室以招余隱顧余多方付行止於流坻往来可必也而悠然有會於其心故聊書以識别建炎三年六月乙亥襄陵許某崧老


乾隆御覽之寶
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襄陵文集卷十至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　維

謄録監生臣范重棨

謄録監生臣章　倚

欽定四庫全書

襄陵文集卷十

宋 許翰 撰

書

答薛秀才論春秋書

某啓承示長牋推重過當非所宜蒙所陳春秋諸義甚善唯是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一事似責僖公已甚春秋之學廢於後世正緣說春秋者詭世所不能行過於中道使世以為虛文難施遂廢不講此不可不誠者也

古之王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若使聘使所至之國必釋位而拜於京師恐非君國守土之義周都鎬京而封建遠至江漢之表朝覲宗遇各遵等威又有方伯連帥期會之職若復重以拜聘京師則諸侯轍環轂擊車馬道敝撫封之日一歲無幾使國政不得修而民力不勝給是國制亂天下也夫豈其然大夫無遂事者戒非君命而專為之也如京師遂如晉者則以君命朝聘王霸不得以遂入鄆比朝聘之義自上而遂乎下是禮其君

而及其臣也固可自下而遂乎上是禮其臣而及其君也不可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之世諸侯專霸國而後王室也久矣而僖公於此拳拳焉河陽之狩諸侯皆朝於王所而公獨朝於京師遣使拜聘又必謹所先後如此以世為此者鮮也是以春秋善而書之夫僖公修誠之君若意其遣使京師者必以有故於晉非是則未往說經者不當如是生之言也吾子幸熟思之復有以報疾甚力遣不宣

答李格朝奉論春秋二書

某頓首去歲卧疾西峯得王君書持春秋諸説來質第云宜春先生之學而不詳著所自伏而讀之盖左氏學也某因為一道三傳不可偏廢亦難盡遵之意以應塞王君問不謂足下近在隣壤固陋之説遂達聽聞恵然遣信遺以玉音退省前書辭不遜避惕然汗顔媿德度之有容重古道而樂異聞復諄誨之卷卷未悉也幸甚幸甚某患近世春秋之家辯而不議已則未有一得而

先已薄索前賢之失而務攻陷之黨同伐異聚訟交誶使經益紊故著春秋集傳疏觀古今可者載之其不可者不載而已未始敢有詆訾所以尊前修之大業而熄後學之爭端也頃懼王學獨守隅方故不得已有所論刺然說經而至於辯斯已過矣左氏蓋有大功於春秋學者蒙澤焉不當振暴其失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今足下為左氏說如文公納幣之事宜因其所已言而補其所未言者斯可矣若必謂傳有微旨言禮所以譏

文公之非禮言孝所以刺文公之不孝則思方來攻之者衆非所以尊左氏也是以大義曲其故為作意者然而名實一離且使後之學者指其所謂禮者更為非禮而所謂非禮者復以為禮紛然無正而經傳敗矣雖為作意何益昔人著書蓋各有體左氏之書品藻萬彙如春風之被草木英華並發殆無遺藴若乃隱約而耿其指非左氏體也微辭諱惡春秋之法不得以言左氏左傳之錯綜諸史考合殊散紬繹深博以春秋列國數百年

萃於一人則於潛心微言豈能無所不盡故其為國語也或與内傳錯則其於經按文公禮娶於三年之外而忌其納幣之非禮不足怪也無以救正其闕則將使世居喪圖婚而娶於三年之外斯以為禮者矣春秋别嫌明微者也以公納幣為哀心已亡是以書而出之譏因喪娶說者要當推經本指而務著明之至於娶元妃奉粢盛使左氏而不言亦孰以為非禮若曰善其以卿納幣而書是故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非經本指學者要

在通經今足下之於經意得矣傳亦何必多辯然使傳必與經合事皆曲為之說則傳將反為經累是以言之不可不盡宣公喪娶罪惡已明婦姜若不去氏則嫌於齊國無譏是以明微焉夫非道義一介不可與人齊嫁其女豈特一介之輕乎而見其悖禮如是而與之也傳曰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律以刑民故寛無喪者免之以省罪誅春秋謹禮以正國體不得以律此凡經一事而再見卒名者甚衆恐難以尊夫人道公羊是也謂宋伯

姬為不足褒恐與經戾此甚不可婦道貴正伯姬以正
死禮臨大難而不變此為人所不能為者孔子得之蓋
褒嘉之不已而極其哀榮以為天下萬世婦道之表是
文王之風周公之澤也惡可以少貶也哉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內女嫁者何可勝數而納幣來媵致女皆從伯
姬得書者以伯姬重也昔者名公之所茇舍稅駕休憩
之地則南國不忍翦伐其木此好賢之誠崇德之義也
孔子即魯史而修經其於伯姬之歸禮之大者皆存著

而弗刋使人視履之終而考祥之始書之重辭之複以謂不如是不足以彰其懿鑠而極哀榮也春秋襃貶若此者衆顧第弗深考足下務求貫於淪胥之間必將有以知之矣同姓之國求勝則可異姓之國求勝則不可此於禮意何説故啖氏以謂邾莒嫁女安得曹氏已氏之國而求勝之此善攻也然辯至於此恐傷嘉厚某於此等但不戰諸傳而已此書勿傳可也集傳副本頃借岳陽張倅會其有故罷官未知携之安歸以来信不可

徒返故録後引附此庶幾槩見區區所以作書之意又有所著論語法言訓故比已為人傳刻計未經覽故併以往喪亂未定斯文委地遯跡窮山無與言者忽奉足下書疏如聞威鳳之鏘鳴朝陽也欣然不覺報音之巳繁足下取其是而講去其非則某之受獲厚矣不宣

再答李格書

某頓首再奉書辭反復前論益知吾子之服膺大業鋭精至誼必欲直之於未合不究不已斯古朋友之道也

某有望矣文公之娶傷孝敗禮前已一二昭析此得以略惟是宣公之娶蒙示新説不可不報大婚之法恶文經世疑者提之明者定之宣逆女於元年録則罪惡自見此則明定之者婦姜去氏固為其疑而提之如書趙盾歸生公子比陳乞之罪皆用此詩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夫齊國之士於魯何有而國人君夫人之如是者何也為其以禮歸於我也今姜歸不以禮則夫人之義缺矣春秋屬辭比事因變生文白者堊之赤者赭之盖法

自法是以缺其氏而著其慝也此齊惠公之罪也若曰齊侯捐甥舅之恩廢君臣之義實使襄仲殺嫡立庶大惡不譏而譏其嫁女於有喪者輕重不倫是不然春秋載事披見而著褒貶至其謀謨詭祕事離策籍則有欲書而不得書者矣獨前子惡之卒書大夫如齊後子惡之卒書大夫如齊元年以來交施受謝見齊之與聞乎故也著其與聞乎故則貶在其中說春秋者於此以意逆志可也曰襄仲宣伯有罪當不氏者而氏以其為公

女尊君命也按春秋自莊閔以来大夫無以不氏貶者雖有弑父逐君之惡皆以氏書則獨何為於二子而以其氏立義至於去氏以尊夫人則禮未有以存氏為伉去氏為恭者也春秋朝王聘霸大夫皆不去氏夫豈尊王霸也哉而此何為施於夫人也避火非犯義也使棄禮而往斯犯義矣易有師貞有旅貞有君子貞有女貞若是者言各有所一也易而守之則衆貞亂今吾子以宋伯姬守禮無權為不足褒是以君子貞而變女貞何

巽以師貞而責旅貞也其在恒之大過曰婦人吉夫子
凶言其為道異也故天道變地道常君子則有制義行
權女子惟奉義則而已矣衆人之所以為衆人者以富
貴生賢人為衆人之所不能為故衆人愛其生而賢者
愛其禮伯姬死正而禮防不隳使人知害有可避而不
避禮有易犯而不犯以為則天下而垂光後世彼其志
必以是為賢於其生也是以行之而無難君子若以為
伯姬之年已老可以無嫌於此則漢唐吕武之亂豈其

少與是以先王制禮一之不異其度也若以情言以蹔舍禮為輕以得全生為重是不遵先王之制毀天下萬世之共寶而利一己也春秋重變禮凡情之所便而禮有禁此衆人之所易踰而春秋之所特謹也不然以許易祊豈不兩利人國而必不可與族姻之國皆有姪娣所謂以姪娣從者非必同姓有也雖當千八百諸侯之時列國安知悉同姓況至叔季列國僅存安得必責同姓之媵然後女可嫁哉無同姓媵乃可甥舅媵之比於

禮文無見又於禮意無説恐難據也經之難明久矣不有刻難則思索不深不總羣疑則論説不究故非得直諒多聞之友無以濟此遠業願吾子虛心以思極意而言則某也受賜矣

跋

淵聖御書老子道德經唐十八學士畫讚等跋

尾

淵聖皇帝居東宮久恭儉文明格於天下衆兆跂聳如

望虞淵之日光輝未升而懿鑠先著也靖康之初臣被
召節入圍城中即日賜對便殿曰朕在東宮則已手録
卿章疏矣臣退竊詠歎聖德方在潛躍之時固已憂勤
有政而清明在位如此此堯舜之資也卒之非心黄屋
蒙塵於北庭者為生靈而輕身若夫懐姦欺天竊權誤
國則必有任其責者矣老臣不死復覩宸翰於嵁巗草
廬之中蓋皆東宫舊學所書相龍樓之如夢瞻沙漠而
摧心竊志昭回之末以寄號絶使世益知皇帝存誠稽

古慕士之素至於玩日餘閒游意水墨之間無一言不在道者而民不得卒被其澤豈非天哉建炎四年三月壬申具官臣許某稽首謹言

跋范文正公墨迹

范文正公天下英豪而論詩精緻反復謹一字之低昂知前賢於事無所苟也此帖久益艱得世當共保護之使後生猶睹老成典刑惇薄鎮浮豈小補哉紹興元年冬十一月乙巳襄陵許某謹跋

跋温公帖

温公字畫秦隷之始變蕭散精勁冰清弦直此其胷中必無脂韋之氣矣紹興元年冬許某謹識

跋東坡帖

蘇公晚節遭時得君如此而能使之不敢一日安於朝讒説之敗類信可畏哉

跋志伋字

余生平欣慕志伋之名節而未識其人今始睹其遺蹟

如燕貽之撫然於駿骨也著龍戊申許鉉老跋

跋榮夫人事

侯思孺葢薄董傳不肯跋其書榮夫人事以傳信王性之志愍懐妃躬死節義而神昇玉籍使世知毅於禍者不詭其正則不得志於人必得志於天也而怙亂者少戒矣揚中立論歸潔其身簡舉有要陳叔易憤世禍敗力疾奮筆道古法義使夫人英氣凛然如生洞霄隱吏許某曰求夫人之誠節光明於後世得是數子者之言

足矣余復奚云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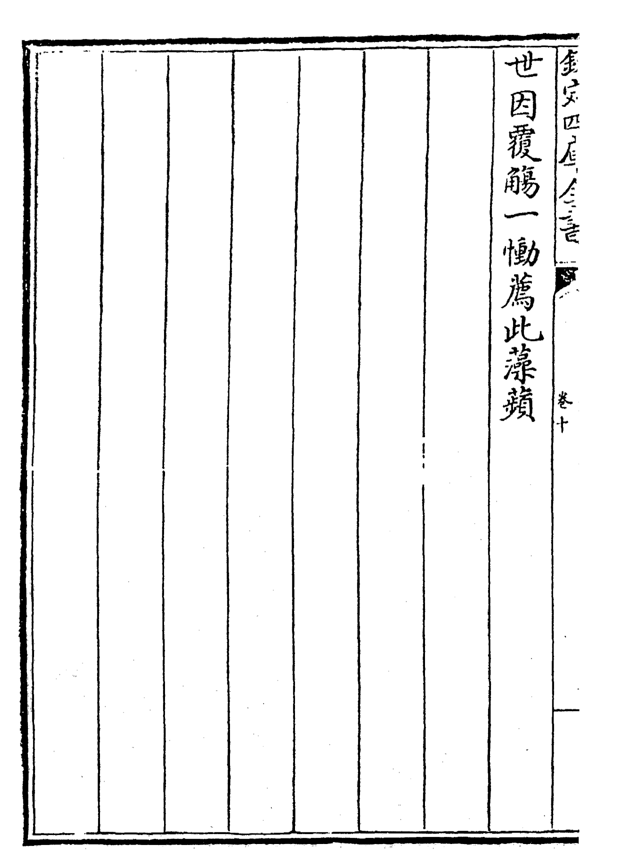
爽老畫贊

金章紫綬廟堂之舊見杜德機丘壑之遺六十七年迹化心非炳以丹青邅此老師端凝蕭散對師者誰月在滄江可捉日遶崑山莫追

祭文

祭吳閎道太中文

嗚呼我游四方晚從丈人在浚西罔不卜而鄰丈人遇我無傾蓋新十有五年契濶彌親道積於躬志老不申典刑在子社稷之神當世大難伏閤委紳一言定國戎狄是震大功不讎衆讒相淪棲之蜀山離絶音塵我若避亂麋舟水濱丈人遇我雜笑以嚬如何期月復此江津道遇丈人喪車既巾我當在朝不捄紛綸孤綸難施勞心諄諄使公父子萬里傷神友朋永哀名咎終身死生一夢如秋迭春丈人我知世莫與倫耿耿此心為萬



世因覆觴一慟膓此藻蘋

襄陵文集卷十一

宋 許翰 撰

墓誌

朝奉大夫充右文殿修撰孫公墓誌銘

宣和五年冬十二月甲申朝奉大夫右文殿修撰尉氏孫公卒其侄棆槺以書來訃且乞銘其子壻范寅秩狀公始終躬抵余舍曰孫公葬卜已食維是遠日無幾今朝夕得銘馳歸琢石尚冀及事願勿復禮辭余昔取友

天下恨得公晚今又以婚姻之故來屬余銘念雖疾甚不可不力即日遂論次之曰公諱宗鑑字少魏其先盖河外人國初以鉅族徙實畿甸曾祖諱文通祖諱士門皆不仕世父諱振以公故贈朝請時家益微甞築室得金錢以億萬計即反之土不取祝曰將為孫氏祥者不若有子已而公生葢秀異絶倫年十一歲以詩賦從有司試發策援毫氣陵老壯登元豐三年進士第調潁昌府户漕叅軍未赴連試宏詞學官皆中高選進真定府

知録改滁州教授又改濵州㑹尚書范公鍠帥太原遂辟以為河東經畧司勾當公事公少孤鞠於兄嫂長街其德以所以事父母之道事之既受辟屬嫂疾卒遂哭之不行歳餘起為澶州教授還授擢開封府學博士異方游學多冐籍甸内公以為此壞士俗力務變之言者用是論公不當莅官鄉黨罷去復為教授海州公教諸生不專為塲屋事以故從公學者往往能道春秋秦漢古文尚義概為然諾海之士有兄弟争財者兄怨怒辭

其母去十年不復公為嫁其女敦誨其弟使反其凡儀
真遂復為家如初同僚許安禮母老子幼疾棘奄奄不
絶公馳入見呼之曰子豈以後世為念邪請得以身任
之安禮晩公頷之而卒公果不復資人獨舉其喪無一
不飭觀者歎之凡其所教人及其躬行大意如此除辟
雍直學會法變罷為東京平貸場勤恤纖介不敢以其
職為紛濁歳餘乃為武學博士遷太學改宣教郎政和四
年雅樂始興大司成檄公為樂教辟雍士月餘士皆絃

歌金石和一莊整有旨大臣臨閱旣奏於庭羣鶴來翔

小大虛聳用是遷奉議郎遂除判湖北路提舉學事未

行改湖南轉運判官始得賜對奏事上前英亮開決上

說欲留以爲御史而執政議不同故寢到官禁吏非江

皐之竹不採竹所從出必避屋廬墳墓以故民知修貢

而已吏無敢爲姦騷動明年移北路用捕斬叛獠黃安

俊功進秩二等陞提點刑獄奏讞多所平反明堂之役

公受詔斬材沅州即具牛酒召諸溪洞酋豪撫待以意

手酌飲之與為期約人人大悅願盡力以故險阻竒材盡出視他路省縣官緡錢十二朝廷材之加直秘閣因凡老請以閒職反室提點南京鴻慶宫未閲歲太師魯公引為道史檢討數日權符寶郎始轉朝奉大夫次年夏遷明堂頒事蓋宣和之初元也至秋七月遂名試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論以為得人無異辭者大河蠧廣武外都水張懋以危棘聞詔遣近臣往視以為無有懋得罪已而上知懋奏不妄即詔復之公極論近臣欺罔

有狀當坐若此有實則彼不當復竟褫其官明年坐繳除目不申省以修撰罷知復州下車即罷公牒之入不應法者更定市價增其直曰僚家雖不悅吾民安矣部使者責郡縣購石令甚急景陵陂澤無珍産民以為苦公奏罷之是歲得疾即請老卧家俟報會廉訪使者建請竝江故堤外益築層堤以防餘浸方春郡境屯數萬衆陰雨寒凍怨嗟無成勞時寇方警吳越公念役不亟罷且生變即強起視事以便宜罷之而躬待罪掾吏皆

震朝廷果不問既去父老流涕思之至今還第三歲而終享年四十有七平生常自言三朝德業吾尊韓忠獻四海文章慕蘇東坡皆畫其像事之私室養其兄既老壽及見公爲符寶而亡喪之毀甚及躃禁近每悲傷絶歎恨其兄之不我待也兄有三子相次淪喪公撫諸孤如己子得任子恩先官其長孫掄及請老又將以其官與榆有司執却其奏乃以與子其篤交舊族姻逮其子孫不衰貧窶恃公以生者甚衆其爲大吏與賓佐接談

笑衎衎不見崖異至其與大臣言是是非非要必有補
嘗與魯公言方今太師富貴寵樂壽康蕃祉種種為世
第一可謂至足無求矣惟陰功隱德使日加於天下此
則天之所培神之所勞福祿將綿至而不窮因論山東
妖獄連逮騷動誣陷者衆詞氣閒切魯為動色遣使覆
按脫其死者過半蓋自是益奇公始縣薦用而公亦一
意於其門不以進退廢興變化既退居號其山林曰東
皐客至輒與之飲酒賦詩其中軒渠自放風流如晉魏

間人晚益為文雅健雄富無疾病衰落之氣一夕與子
秉燭劇談賦四絶句語慨然若自憐悼其身世者絶筆
病作夜漏未盡而逝嗚呼異哉其有以知之也耶前兹
數日手自條别其文為百卷號東皐集又有外制五卷
諸經講議三十卷詩話史辨等雜録十卷皆藏於家娶
陳留阮氏封令人先公四年卒二子曰解將仕郎始十
三歳曰泰三歳未命也三女適范氏者其長也中許李
垣少許通仕郎劉晉卿馮霍之原從先兆域銘曰鴻文

壯麗偉節殊尤氣吞雲夢光參斗牛堂堂有此百志不
儺去如吹毛隕零山丘謂天廢材胡爲生此謂將興之
孰禦而止宫宅掩幽精誠化碧何以慰之深此珉刻

給事郎守殿中丞致仕沈公墓誌銘

政和四年六月癸酉葬故殿中丞沈公于開封之太康
縣長樂鄉邈城之原從先兆域其孫天民天祐先事來
告且乞銘曰天不造于我家先大父没則冢嗣以其倫
相次下世葬用久弗克舉今我藐然力兹大事以祖考

之靈龜筮無違惟是所以刻諸其宾宅而賛幽光者未有攸屬予我家之自出敢以是累子矣某執書泣曰此先太夫人之志也乃今得以徼福於烈光曷敢以不敏辭顧公之事逺矣其傳有概而無詳謹論撰其著不疑者而叙之曰公諱超田字深之世家太康肇自魏王躬秉休明翊亮藝祖建定大業遂相太宗濟升丕匽功德茂盛委祉厥家冑嗣太師是產冲懿膺命慶歴爲帝元妃族用光大貴震一時妃視公父贈駕部郎中元吉兄

弟行也以故薦公補將仕郎歴秘書省校書郎爲司法參軍于亳監酒于明以登仕郎爲録事參軍于汾以給事郎爲團練判官于常遂以太子右賛善大夫致仕公爲人精明剛蹇是非噩噩所居官必最其烈然亦以是不能與人詭遇齟齬其在常州數據法與守爭不可屈撓公既官久不遂益厭又與守積不相中則慨然曰丈夫生世不得行意於官則當肆志於家安能鬱鬱久事若而人哉即日謝去蓋年方四十二矣即歸盡發故貲

益大其所居第使之壯麗高明稱其意氣鑿池築臺育
龜魚殖名花嘉木修竹以修游觀曰吾寧樂此以終身
公雖不爲政然人益信服其德義畏之鄉隣有言往往
不聽於官府而聽於公使其得位而施於斯民宜如何
也神宗即位覃慶天下轉殿中丞賜五品服明年郊祀
加騎都尉年五十二以熈寧四年二月癸未終于家異
哉公之平生進將行乎其方而人反欲以自徇將退而
樂乎其老而天不使之少延是果天邪人邪其可哀也

已始娶成氏不及封再娶張氏是封永康縣君男女四人曰唐卿曰飛卿唐卿右班殿直與飛卿皆未仕而卒長女適襄陵許氏即㫒之先太夫人季女適邑人李居正先太夫人資類公初先君起參商州軍而捐諸孤先太夫人尚少也而繦負千里反先君柩襄陵躬居寡約辦治斬斬公數往來二縣間鎮撫其家當是時㫒生始四五歳最愛於公是豈知今日且銘公哉銘曰嶅彼大阜矗彼蒼木神護其域凛焉以肅嗚呼是維沈公之墓

爾後之人過而式之

贈朝散郎孫君墓誌銘

政和三年余入校中祕書所與並遊往往鮮明辯麗英發可喜而魯國孫君聖求獨靖固淵塞渾然難知余心異之曰此豈非曲阜闕里之風也哉吾今乃知天以夫子之教興於魯者因其質厚如此而天生之也後二年謁其丈人大夫公於東郭私第聽其議論重德人也又一年其家卜葬其先大父則狀其行與事而請銘於余

余既得交於聖求父子間又得於此考觀其世德之經緯本末喟然嘆其積之遠矣因益見魯多君子足以發吾昔日之言爲不妄也遂書蠲而銘以亂之君諱覬字明之兖之泗水人曾祖諱程祖諱榮考諱達世世以農服田至君之考乃盡割膏腴以與兄弟而自取磽薄力耕其中君少而孤食麤攻苦事繼母撫諸弟以立家母爲戒敕所生無得恃吾故亂兄治官府有政與勤其弟吾寧以身往役發於誠心以故上下依懷閨門大和歲

惡人爭貸粟於官君獨不往曰今自刻厲尚可以生貸而不能歸是欺國也其居鄉能以義概動人沈毅慨慷時有俠氣有惡少自以負君妄意君心結客數十𢹂及從君君正衣冠而叱之惡少心震氣褫失匕墮地數以云云不覺屈膝請得改事君因與語不復芥蔕巨冠將至鄉人大擾謀從避之君止之曰少俟我即持牛酒造冠壁顧見因留與之醉飽歌呼相樂輸以其情冠壯而義之為引去有故家子嗜酒不羈君見戒以無頽家聲

發怒辱君君謝遇之益厚其人媿之終身避君縣吏與君不相能數中以事吏後敗困窮君反賙之吏愧亡匿曰無面目見孫君矣蓋其能詘服人心如此大夫罷官與元聞魯大荒或欲擇居它鄉君不可曰無年如此族姻日夜望吾至以薦其饑吾何忍擇利自營而不此顧恤乎既歸弛擔即内外千指仰食君君市米官廩雜糠覈藜藿相與食之無難色有餘則以餉鄰里之窮無告者賑施甚衆大夫為蜀計司取錢引之當毁者復出之郡

縣大夫月受以為俸君曰以此與民為市是罔民也禁家人無得出積為錢五六十萬盡廢其後有司逮治操空文以市於民者官吏皆汚而大夫獨皭然無有蜀人賢之大夫之為循吏君蓋多有力焉其自蜀歸則盡舉族人之無後與貧不克葬者凡三十五喪葬之未疾數月忽戒其子儉葬與凡家事豫為條理大觀四年八月辛卯卒於舒州官舍年八十一以子恩通直郎累贈至朝散郎其治命曰必於先塋乎吾葬今以十月甲申葬

莌裒東節義鄉里仁之原與考同域娶曹氏贈太宜人男女二人男琪朝散大夫提點南康軍逍遥觀女適邑潘潛孫凡四人傅倹億儔傅奉議郎以詞學兼茂髙選為祕書省正字即余之所異同舍郎也億將仕郎鄞州刑曹掾餘未官初君未嘗伏術為學而行事每與書合又能縛絀自下以延致士教子孫詩書以故子孫彬彬多以文學著云銘曰暴興非祥墮神姦慶積維久乃見端根蟠源洑天所艱擢爲修林舒長瀾孫氏世隱耕寛

閒逮君負能不施官人文不琢天守完徯天我昌匪力
干喬胄袞袞方弭冠謂君未顯非今患貽詩佳城惟後
觀

陳州宛丘縣令蔡君墓誌銘

元祐八年春三月乙未陳宛丘令蔡君卒越翼日其佐
許某還自潁往哭于其寢而弔其孤退助其凡役事其
孤邦獻將護柩歸葬號泣因其友生曰先生幸以寮寀
辱好吾子曰公曰私朝議夕讌意氣克咸無拂子之在

東先君遘疾顧言曰許君卒不來乎為我謝之則既以
今日之事累子矣請屬以銘某悲其言不敢復辭君諱
閎字彦高世衢人曾祖顔弗仕祖昈贈尚書都官郎中
父偃以文學著有詩名吳越間其學無所不通遠至天
文地理星象厯數陰陽之流激變化萬物竒怪深偉咸
邃其説而大歸于義命登進士第以尚書都官員外郎
致仕君始主杭之富陽簿秩滿遷令為潤之丹徒為宛
丘遂終于令春秋四十九君辨麗劇談與物太和不起

圭角尊酒衎衎傲世自若顧爲政銳甚所居藉藉有聲以故平生雖横陷不振而薦之者皆一時名公卿元豐間遣使治賦東南而君適以主簿權新城據圖搜抉得漏賦五千有司奏之遂遷丹徒時執政之親有麗于法者久不決君得建治事獄具奏爲奏曰今狀明甚而獄有待故覆之輒變侮法敝民請得勿覆以示公天下君以小邑令劾奏九重與宰相抗先帝壯之會棄天下訖不及試去丹徒當改官京師入見有日矣而丁母憂服

既闋有司復奏新城之事以為用新法進官不得改晚節末路益以齟齬益事燕適不奪其樂可謂知所重矣始娶梁氏卒娶鄭氏男三人曰邦獻邦直邦式女三人尚幼以某年月日葬君于西安縣浮石鄉若溪之原銘曰孰不貴兮子獨當而數奇孰不壽兮子獨不留而遄歸蒼蒼吳山兮下有溪水石以居兮春秋來祠期以歸來兮樂且有依尚能浮沉兮如平生

孫使君墓誌銘

士之仕也高則欲行其道其次亦皆以材自試冀發其躬於功名富貴之間然而資籍高華則庸衆超詣而有餘系微祚薄則英奇遂爭而不足此葢理勢之常自古所嘆是故士之自信其志乃能于艱難狹隘孤獨阨堙之中拔起而不羣卒以寵光此其材必有過人者矣如孫君其庶乎君諱道字純老世家河南密縣縣今隷鄭遂為鄭人曾祖諱浦祖諱範父諱湘皆不仕至君始慨然力學思自奮起輕財喜士以是游英儁間籍籍年十

七郎以進士薦於河南然其後遂數離家艱困不振至年五十始得官調宿州虹縣尉虹多盜民數被攻剽君至嘆曰是豈不足以為邪且吾在焉不可使民不寧其居悉其勤畧斬捕甚衆以功遷承務郎監京師税歲有羨通判全州論獄平反奏讞活其人部使者知其能故數用獄凡反覆者君至輙定獄折無留其治郃州亡囚桂州火事皆難竟人至今稱其敏而服其平全與荒服谿洞犬牙猺人隸之易以生釁君以綏靖寧謐被詔奬

諭秩滿漕司辟君為屬歲餘喟然有歸心謂諸子曰吾老矣躬竊國恩而親不蒙養乃以進築平允從孚庭五州新疆漕轉僉穀巨萬奏功還朝遷通直郎而封其母杜氏鄧氏薛氏劉氏君瑞安永福懐仁金華興泰等縣國家得寶玉覃慶天下遷奉議郎知巴州未赴以大觀二年六月丁酉終于家享年七十二夫人李氏贈會昌縣君子六人鐸鉞鍔皆舉進士懋愈應者早亡女二人長適李璹次適通直郎王彦輔孫男女凡十一人遂為

其邑望族嗚呼君讀書求仕三十餘年而後得一尉間關勤勞七遷其官而止於此豈非所謂處勢狹隘而用力艱難者哉然卒以其慶譽逮其先人而昌其家可謂能矣余與君同元祐三年進士及余爲客令始與君游余資簡畧自以非世器每見君之爲人精悍誠必自力未嘗不絶嘆以爲不可能也君有治命必求余銘故諸子將以四年七月丁卯葬君於縣之西門陽山之阿遂祔其夫人既戒事鉞則墨其縗環千里而謁余於京師

具狀君行以銘為請固辭請益哀是惡可以不變也歟乃受而銘之銘曰明昌之隆憑翼于豐紛彼裳衣寵襲事功君侯翹翹資豈不逢惟其暮年飛揚不冲亦有孝子得銘千里以昭其蹤以慰其止

朝請大夫提點信州太霞宫魏公墓誌銘

余少讀周書見周公告成王以文王立政蓋自三宅之儁以致百司庶府其惟克用常人立兹常事心獨不喻以盛王作興豈徒用常人立常事哉今老矣考觀古今

之變益備思益深乃始喟然三復周公之言矯首詠歎如易牙之得意五咼殆有不可以告人者也夫正人不傾危以窮利吉士無狠矜以擅名循吏不擊斷掊克以取一切要世資修誠履素上下相安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則古之所謂常者豫章魏公束髪讀書入官凡四十年一節不渝為人修慎縛紬有禮安舒不與物迕或誹陰中傷之既知終不與校反更以德施之涖官行法要在安民而已不取辦治名疑獄務與其所建治

緣於不得已爲御史臺屬京師四年同游多自揚厲得路一時而公去訖無知者此豈非所謂正人吉士今之循吏也歟使士每若此天下端無事豈憂不足哉魏氏之先諱憲不仕者公曾祖也逮公祖考始相繼登進士第仕至郡守部使者祖諱拱贈禮部尚書考諱兼贈正奉大夫公諱𡿨字貫通早孤自力又登進士第尉臨江之新淦遷令撫州宜黃丁母憂服除調録事叅軍泗州知楚州鹽城簽書虔州判官公事辟御史臺主簿除通

判廣信軍罷非其罪還朝見直復通判和州以所生母憂不赴起刺劒州未幾請去遂以提點信州太霞宫還豫章公自泗上用薦者改左宣德郎中更天子即位受寶册被慶澤累日遷秩至官朝散大夫勲驍騎尉享年七十而卒於政和七年十二月丁卯娶李氏封宜人男女凡七人康臣端臣早卒其仲曰淇以公恩爲廸功江州司户曹事長女適漳州龍巖縣丞黄彦之前卒次適進士李顯次未嫁卒次歸余凡子啟明淇將以八年十

二月壬辰葬公豫章西山之雙岡則遣使因啟明而來乞銘銘曰治不武健而民受其祉行無卓詭而人以為君子生雖不富貴其康于死

襄陵文集卷十二

宋 許翰 撰

墓誌

比部員外郎致仕沈公墓誌銘

先太夫人既喪先太師端憂襄陵汴水濱伯外父王解官昭慶過而省之留止累月以鎮撫其勤約是時熙寧三年冬也其以童子扶携公側迄今尚能記公頎然而髯朱朌象簡和氣欣欣也後六年而公卒又四十一年

而公葬既葬七年某始論撰公事益距公之過襄陵五十四年之間太夫人遺捐諸孤伯氏季氏隨屬即世諸舅諸姨紒總衿纓從公見客相與紛譁於席間者風流雲滅無一在矣而獨餘某於此頹然伏几而銘公嗚呼豈不悲哉公諱昭遜字道卿太康沈氏系大丞相魏恭惠王贈駕部郎中諱元吉者之元子也王有女孫妃于定陵曆保壽祉紹王絕緒以故拜公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公既少以相家戚里冑嗣試吏思自以其力能

顯遂其躬所居興官嗜事秋毫必振作尉湖州長興長興恃公以無盜監酒徐州酒亦大市三歲錙八萬四千有奇以為贜息用擢衛尉寺丞自是後凡再簽書廣德昭慶軍判官公事他官如常之無錫秀之華亭閬之南部知雲安軍皆以艱故不行年六十七即以朝奉郎尚書𠤎部員外郎上騎都尉老馬次年七月乙卯卒于私第公性温恭樂易泛與人相從容而多智强力離絕匹倫越有兵官靳元用獄屢變詔部使者擇能吏鞫于餘

杭書被公即馳往閱一二旬則具得其情破械出數百人訖無異辭餘杭太守沈公文通治行為一時見公獄決擊節奇賞凡公之為吏如此而多事久遠難質故沒不載傳信闕疑銘之著也公娶李氏呂氏晚娶王氏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司空穆公畯之孫比部郎中贈正議大夫正路之女是封長壽縣君撫公之孤三男二女使壯有立畢其嫁娶後公十有四年而卒三男皆出王夫人曰獻卿蔡州新蔡主簿早世端卿宣教郎與其弟

茂卿以政和六年十一月壬寅葬公太康之長樂鄉邈城村駕部公兆而端卿卒刻公之銘者茂卿與諸孫也當公過襄陵時蓋皆未生焉銘曰老身于官考有十二其施堇堇亦克有韙誰云歲久絶迹莫追𪅴鳯一翎五德之遺公為不亡墓有信辭子孫琢石而刻銘之

登仕郎守少府監孫公墓誌銘

孫氏世錢塘人自侯曾祖寵遷京師逮祖守信父用宗皆治家饒財不為吏侯以參知政事王公堯臣之薦入

官稍遷至將仕郎守少府監丞訖不以吏自試而老于家為人孝友簡質專以誠長者自居見人惡務掩之下至厮役扈養皆有以得其心其學多方好樂便射受相人術受道家籙而藥石衛生之書尤邃祈脩其疾者無日不輳於門侯曰醫仁術也古之聖賢多隱焉吾亦何賤於此生平用是脫人於死而不自矜功始王公既知侯而官之曹王佾又為侯太夫人請於朝加明服焉人曰長者報也嘗宿搭廟夢二人以無衣告晨出戶外見二

神人像徒土木質屹立甚偉侯遽出金錢治其纓佩裙
褶曰神見夢我既許之矣益其誠感不欺如此隆暑之
夕人人偃溥月露間而侯獨衣褐以居罕出簷隙熊經
鳥伸為壽而暮年時覺氣冲而上流轉三宮華池津津
聰明不衰一日方寒婦饋巵酒侯受之既而嘆曰吾欲
止酒延數日壽今業飲此則亦已矣居十日無他恙過
族姻間揷花飲酒談笑如故以為人生要在乎夷其心
而已故去惡賢於造善反復咏歎若意有屬者既罷反

室帶未解花酒猶在恰兀爾而坐即之則已化矣侯諱惟恭字執禮享年七十妻趙氏繼室蔡氏子文林郎公宣孫保義郎監富國倉門楞閣門祗候王道鄭友聞壻其二女始侯卒于大觀元年正月癸丑十月而葬鄭密縣許呂之原術士張昌明來觀葬以歲支如侯所生之年曰歲不可用也後當遷至宣和元年竟用墓穴非是某月某日更窆始乞余銘銘曰詩亦有言多福自求天網孔疎要必我收曰淑曰慝夫豈必讎宛彼化時則章

厥修孫侯恂恂鬼神據依司人之疾有祈莫違顧邈一世六十九非衣冠不變晏然于歸欲知侯心考祥于履勿觀其生而觀其死改墓得銘亦後有子鑱石幽墟維以昭𨓏

修職郎宋侯墓誌銘

宋侯諱道方字義叔世河東人父曰可德有隱操好五行三式星歷丹經神竒奥衍之學從方外士客游梁宋間遂家襄陵義叔年十五念貧無以為養則輟其所學

詩書而學為醫取神農帝嚳以來方術舊聞晝夜伏而
讀之二年曰可矣始出刀圭以治人病往往愈益自信
是時襄陵有鄉先生曰白子春行高而志介難許可余
為誦書童子侍先生側數聞先生語義叔賢義叔亦能
法象先生服膺具言以禮自持重譚笑不茍瞻視必儼
每衣冠出門在尋尺間不左右顧其救疾取資以義為
方益終身如是不渝至今鄉人之為醫者皆延厚恥言
財化義叔也義叔非有世業資藉專用古法以治人遂

張仲景尊孫思邈初以年少後起邑中老醫俗學者皆意輕之竊笑已而見其議論博綜羣書藥石條理皆有本原據依不妄稍復畏而忌之久而靡然屈服以定遂為醫宗名號聞四方搢紳大夫道過邑者必求見之政和三年朝廷悼方術之不明興太醫學京師以將仕郎太醫學諭起之遷修職郎居數月以情祈大臣請去乃除中山府北岳廟使之歸食其禄凡四年秩再當解或勸復請曰不可遂乞致仕未報以疾卒於家其為人多聞

强識亦能讀其父書馳騁上下語之浩然深博而不以為宗獨喜潛心西方聖人之法自謂少有契晤于心自三十即絶葷膻不復御至其疾棘不亂少時其父嘗曰汝凛數忒惟德可以延此義叔之壽益七十有一年孰謂天命不可與謀哉始娶孫氏卒再娶任氏男女凡六人長男公睿為廸功郎泗州法曹參軍次公容未仕長女嫁朝散郎王眖卒贈安人次皆嫁鄉里義叔卒以八年八月甲寅葬以九月丁卯墓在襄陵錦繡鄉岳歴之

原葬後二年公睿乃乞余文表之而系以詩云天生五
材民並用之唯古聖哲手制厥宜草木金石莫為我施
以伐羣慝而濟壽祺祈此精粹擷彼華滋化以心術應
于氣機大人得之以理天地鴻綸萬世彌陶庶彙隱士
得之轉移疾沴斯人之命與國倂勢神徂知伏此道亦
翳尚有竹素若我之俟於穆宋侯思振其奇羣書既綜
奧境亦闚領畧衆妙一發於醫五十四年户滿屨綦侯
歸翛然邑人之悲琢石陳詩以慰爾思

居士許公墓誌銘

襄陵許氏世有至德五季之亂譜録散亡或傳其系出爵里未能昭也所可知者自公高祖而葬襄陵家焉曽祖諱守英祖諱陟皆隱田野為大農家惇而不華父諱可宗少受書而好交實始從父徙居東郭以寛大長者厚施約取得人忠力致産千金乃厚禮延致高士孝廉白公子春為諸子師飭以行藝公天資既賢又生而見世德之純龎出而聞師説之剌厲薫襲深茂端自樹立

事親承顏左右無違自年十二司父管鑰逮至老壯其友羣弟以愛而誨諸子以嚴皆可法象白公無子盜圯其塚公執弟子禮往為改葬又刻石存著其德以表之友人有出而妻亡者貧不能喪公帥其所與游為市棺柩含斂立其殆賢於友人在家有賈氏者世與公家錢通歲久負逋三百七十餘萬欲貿其産公歎曰人其以我為販賈氏乎即折其券不取其子與武氏姻將娶而女被疾武氏辭昏公曰吾豈以人之中道不幸遇疾而負

約哉固入幣遣子納之族黨有誣訟公者逮得直反為之請不顧傷恩愛之義其遇事每如此公諱永字仲恩娶夫人李氏有子七人曰慥忱恂惲愭忻怵夫人愿淑不忌事夫順治家謹而慥甚孝友以躬戮力為養而業諸弟於學故公晩節家雖益貧而日閒無事賦詩奕碁有以自娱也宣和二年夏慥病卒公如失左右手哭之傷是歲恂與忻以治詩貢於鄉明年忻登第歸庭闈未及相獻酬里閈牛酒未及相慶勞而夫人又卒公已素

病因亦伏枕自度不復興作詩著其心之直諒無畏於
死生之變者手為治命戒其子恭儉保家曰割其肉以
歸其逋捐其圃以雠其負無使吾有遺恨於身也又自
求櫝於襯令置三聖經籍其中凡衣衾裳帷兆域堋封
無一不為條理而後乃啓手足享年六十有二實三年
之閏五月甲申也明年二月甲寅與夫人偕葬拱之襄
陵龍池鄉澗岡西嶺憸同域焉公維其族叔父遇其又
厚於其葬也非斯文其無以洩心思之悲而慰神明之

往也敢篤以銘銘曰昭哉四嶽世有哲謀遐緒不牒幽人在丘德積將昌數極始革去農就士東郭是宅逮公之生有書有詩有倬其資似其父師孔厚百年天必興之躬則坎壈有子傾傾于澗之岡阡松隧碑其觀如雲冠蓋來祠

翁季女墓誌銘

翁季女寧者朝請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彥深之子贈中奉大夫諱仲通之孫贈朝奉郎諱元方之曾孫以崇

寧元年生命之曰寧寧資淑明居房闥間終日靚莊左右無敢少之者其於女紅家節精詣昭晰心理粲然年十四哭其姊以得疾藥石修之百日僅愈而毋余夫人病寧日夜侍側躬勞心悴不得休息至明年又哭其母屢絶而蘇人皆憂其將不支也已而疾果復亟終不肯以葷烈滋味食飲自持朝夕號慟逮困頓猶伏苫嗚不止自知不可復興與其父訣語悽人心少頃卒葢寧生十五年未嫁以政和六年夏五月庚子没于京師以七

年冬十一月壬辰葬于建州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廪山之麓與其姊同封而異穴彦深先事貽書襄陵許棐而請銘曰寧死孝也雖未洽于禮君其取節焉棐愀然曰寧於史法當書昔漢劉向傳列女其言行類非内則之正也要足以礪世濯俗吾聞聖人設教務矯民德反諸厚書寧之事意後之人必有讀之而媿於心者則寧於天地之經不為無功矣銘曰何蘭芷之芬潔兮騫拔離此繁霜枝葉忽其殞零兮獨結風而遺芳古維誠之

務修兮禮非偽其焉妨林放不諳厥本兮孰焉知聖之

所臧亮精一之不貳兮雖隕涕其何傷寧知殆而不自

克兮遂余之天而與人畸聳淑尤之冲標兮委姚冶之

令姿淩霄極而上奔兮從親輿而遨嬉壽有亡者存兮

人以其類悲之亂轇轕而側鳳翎兮睨故鄉而懷思鑱詞

泉宫而時祀兮靈春秋其來兹

蔣氏夫人墓誌銘

滁之全椒蔣氏誠咸守玉三世以謹厚重鄉里不仕贈

奉議郎王偰鈞之夫人守玉女也以淑令有聞於婦姑之間姑每幽獨不樂終日惟欲卧見夫人則有起色以是夫人長無離側又佐其夫敎養諸子躬視其讀書節已奉以資交游子故多賢其季以大觀三年登大第𠃔第後四年賜對便殿擢校中祕書明年夫人遂以郊恩封又明年年七十二以冬至日卒京師昭化坊第夫人刻意内書葢天資清淑自其為童子則月齋日誦有常度晚亦修綜自造沖静疾革鄉人入問之夫人起與語

相勞苦如平生客去超然十誦西方聖人之號而没若無它者嗚呼此豈無所得而然哉王氏故大家族姻半閭閈夫人洽穆大小無間言矜寡撫孤與人終竟多家人所難能者故逆其喪者皆哀出涕道路奠祭相望男女凡六人長子曰椿次彦中次彦成即前以校書郎奉夫人京師者也甚積而文今為尚書司勲員外郎三女皆歸學校士孫男女凡十四人長孫言恭以上舍登第調廬州合肥主簿餘始就學滁人以謂夫人有遺澤子

孫之與興家未艾宜也以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祔夫人全椒西龍潭鄉龍泉之原奉議公兆後五年彦成始得銘於襄陵許具鑱石納諸其墓銘曰毓昭質發令族事尊章躬若淑宗姻洽祖考穆世之澤子有穀生蒙榮没遺光逝安歸藐四方來歲時食潔芳謇超揺樂未央

龔氏夫人墓誌銘

潭州湘潭龔氏居士諱用罔者有女至孝而賢侍居士

疾累年或閲旬不鮮帶年十七為奉議郎譚侯夫人姑郭夫人耿介難可夫人事之順焉每曰婦孝使吾益一賢女矣譚大族婚嫁歲相屬夫人傾槖中裝以佐諸費寧自勤約郭夫人寵愛其女既没夫人緣雅意厚事諸姑身鞠龔氏遺甥女長嫁之資送如已子葢其誠於族姻既久不渝如此譚侯喜延士夫人日為具衆沓至無倦色又以論語孟子躬授其子夜然膏火力縫紉視其讀書不以寒暑變也迨見其子世勣取進士第以詞學

兼茂首選入校中祕書為郎尚書省閭里以榮夫人而夫人視之澹然至譚偰弟中登上舍第則喜見顏色間每誡世勣仕無欲速顧義命如何耳天子受元圭以子在廷恩封孺人駙馬都尉曽寅得尚嘉德帝姬又以姻家賜冠帔馬夫人資性慈和治家無所笞辱而小大雍穆自幼讀西方聖人之書能得其要既病不亂觀無量壽像以化實宣和元年八月十九日也享年六十有八時世勣以朝散郎提點鳳翔府上清太平宫居鄉侍疾

奉終事明年二月丙申葬夫人湘潭縣昭潭鄉之澤子
岡季子世南早卒女歸貢士臬其長孫壻潭州攸縣丞
李嘉運狀夫人之事如此而世勣請銘于余世勣與余
爲同舍郎校讎五年非從衆慶弔不至要人之門余益
奇之及聞夫人之言於是知彥成能爾者有此母也使
夫人汲汲於彼則人子雖靜者寧能恝然於其心哉夫
人有澤其後必大吾又有以知彥成之將用於世也銘
曰潔齋躬心長女之則詩歌季穉焉取斯德夫人在家

孝恭是力移于尊章以考婦職受天之釐有子則賢躬授以書鳳翔雲騫將豐其後必聞于先此石此詩亦相垂延

故朝奉大夫通判慈州沈公墓誌銘

藝祖皇帝戡定四方太宗皇帝遵揚厥緒征綏蕩原不專威武德盛功深格天永命當此之時魏恭惠王實佐二聖隱虞干戈昭登廊廟吉康惇大廸我慈祥則是天祚鉅宋所以歷服泰定不震不渝者抑沈氏子孫宜與休

其餘光太師嗣興越生昭静令儀淑德章聖是嬪壽寵
四朝疏榮九族而公蒙澤焉謹按公之世譜曰太康之
沈興自尚書左僕射追封魏王諱倫魏王生光禄寺少
卿贈太師諱繼宗太師生閤州團練使贈正奉大夫諱
惟恭正奉生公諱立基字伯成用貴妃恩授將作監主
簿元豐詔新官制改承務郎累遷至朝奉大夫歷汝廬
瀛三州監當遷簽書信陽軍判官公事通判懷州坐累
罷去事復昭明為下御司以續前考又折其資司録登

州復為慈州通判未赴年五十二以政和六年七月辛亥卒于京師公既所憑者厚而資又賢始人以謂庶幾其復興沈氏矣而卒壽不究止此尚何言哉公為人沈毅寡言以誠自居族姻多連宗室戚里歲時肴酒相追逐公在遺簪墮珥之間未嘗見其傾視媟語其涖事威重色不可犯掾吏抱案牘震竦待命公一省閲則姦慝繆盭隱伏必發以故信服無敢欺者然公德宇通宏有容人終畏敬而不怨郡府議政公徒熟視若無能言者

言發則隱然莫能劾難自太守而下皆變已說撓而從之獄訟之决曰已經沈公矣人則遂行安而不疑公既廉於作吏而儉居家厚事親友客至竭所有以奉之無所顧惜或解衣裘以繼樽俎以故既没貧無餘資方疾亟時忽莊若臨涖公府指揮吏屬狀問之不肯言而獨顧其夫人焦氏曰吾疾不復興矣因聚其族與之相訣没數日夫人寤夢騎從傳呼公來反室有所告誡從容如平生曰吾即去當一嘆以别已而爽然則户牖間有

歎息聲求之無人焉嗚呼異哉吾聞人之聰明正直而
壹者没而為神典司禍福豈謂是耶公生三男四女男
曰希紹曰希緒曰希縉希紹當世公禄而未命也長女
歸通直郎開封府司戸曹事吕安本次二女皆歸宗室
曰忠訓郎叔笥曰率府率士嶸其季在室夫人奉公之
喪將以十月辛酉葬開封之祥符縣北常村魏王兆域
涕泣遣使來喻意曰子固沈氏甥也又以記述品藻職
在太史其為我作大夫銘銘曰魏王相邦侈德自躬妃

表宫房厥慶是鴻大夫渾渾不淪紈綺我思古人識其
孫子徃踐烈光有志弗成英氣不沒凜其如生王胙未
替公裔終起封墓殖木勿拜勿圯

